

瑶琴书生



司马紫烟 著

上

司马紫烟作品集

之七

瑶琴书生

上

青海人民出版社

司马紫烟作品集

瑶琴书生

责任编辑:于笑侠

封面设计:邹宁

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行:青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1 字数480千字

版次: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5-01479-3/1·241

定价:26.80元

内 容 提 要

少侠李官幼时全家遭受武林邪派血洗，以至全家蒙难，家门不幸，万般无奈，改姓封官，寄居他人篱下，后拜师于“琅琴书生”褚泰荣门下，勤修苦练。“琅琴书生”遭人暗算，封官却得到了罕世珍宝“通天指”并仰仗绝世兵器“碧血匕”闯荡江湖，寻仇于茫茫人海之中。

纯情少女“连连”、“真真”仰慕封官一表人材，盖世武功，双双献身于他，使之如虎添双翼，从而强闯“多情峰”，在“情魔”网罗诱惑下，终不遂心而落于“多情宫”，使武林大劫得以幸免，家仇得报，在三位少女的陪伴下飘然而去。……

目 录

第一章 多情宫中艳事多	1
第二章 楞小子奇遇连连	35
第三章 惹熊惹虎吾不怕	68
第四章 偏偏怕惹恰查某	107
第五章 男女好合本很爽	144
第六章 对我来说却很累	179

第一章 多情宫中艳事多

在“新婚洞房”——开封东城门外，将近十里处有一个小镇，它的名字叫做“裤底抹粉”——内庄。

内庄之居民虽然与繁华的开封相距不远，不过却没有受到它的声色污染，民风颇为纯朴。

镇郊有座华丽的庭院，那儿正是内庄大善人洪德宜之住宅。

洪德宜一家十六口于十年前迁来此地，没人知道他们来自何处，但是内庄所有之人皆知洪家之人个个慈悲向善。

十年来，他们不但乐善施，而且急公好义，待人和气，因此，内庄之人致赠洪德宜一个“大善人”之美誉。

这夜，皓白圆月高悬于夜空中，银光普照，没有丝毫支层遮掩，替大地披上了一件银外衣。

夜风徐指，秋虫唧唧演奏交响曲，歌颂着这个美

而宁静的月夜。

突然间，交响曲中断了！

不久，突又响起断断续续的“唧……唧……”声音。

哇操！是不是虫儿在“拍电报”传递什么信息呢？

远处突然传来趑趄然的细微足声，空气中立即散发出一丝不寻常的气息，虫儿也不敢吭声了。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月光下突然出现一个黑衣汉子，蓦地，此人举首向天，月色照耀之下，哇操！竟是一张惨厉无比的白脸。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便当，哇操！不对，低头思故乡，这位拥有白无常面孔的老兄究竟是要干什么？

只听他微吁一声，身子一晃，居然迅速疾掠又轻悄的飘到洪大善庄院之墙外，然后，又一晃上墙。

院中在月影扶疏的枝叶之旁，有一家老小十五人围坐一桌，正在磕瓜子品茗，聚首天伦，不时轻笑着。

黑衣汉子屈指一数，喃喃自语道：“一二三……十五个，咦？怎会少了一个呢？”

他不由略为犹豫片刻。

只见他自身旁悄悄取出一物，倏然起身“嘿嘿……”阴笑。

皓月虽然仍是高悬，那阵阴笑声音却使院中之人齐皆觉得一阵毛骨耸然，齐齐抬头望去。

倏见白光一闪，好似匹练般在洪德宜的颈中一绕，根本未听见他发出什么响声，斗大的脑袋立即附地。

其余之人吓得呆若木鸡，怔坐不动。

白光闪电般的在席间绕行一周之后，好似快刀斩乱麻般，十五颗人头静悄悄的落地了哩！

一阵“砰……”声响过后，十五个人头分别附落在桌上及地上了。

哇操！真够恐怖，去年证卷行情大崩盘，遭“断头”的人也没有这么快，而且这么干净俐落。

黑衣汉子嘿嘿再笑，手腕一抖，只见他的手中有根长练，练端系着一柄白森森的匕首，充满着诡异及恐怖。

当匕首重回黑衣汉子的手中之后，只见他的身子一晃立即飘到桌旁，同时仔细的将人头放进一个黑袋中。

当他正欲将袋口系上之际，突听厅中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及略带惊慌的娇脆声音问道：

“爹，娘，是谁在装怪笑？”

由音付人，厅中之人不但年轻，而且还是够水准参加“环球小姐”选拔哩。

黑衣汉子双目一冷，立即盯着那扇门。

“砰！”一声，木门一开，一位年方二九的绝色少女走了出来，黑衣汉子乍见到她，也禁不住呆了一呆。

少女一见到院中之恐怖情形，那水清澈的眸子中，立即充满幽怨，无穷无尺的幽怨，身子轻颤着。

黑衣汉子倏地嘿嘿一笑，手腕一抖，白光匹练身般射出，一声闷哼之后，那少女的右腰已被白光射入。

“砰！”一声，她立即摔倒在地。

剧疼之下，她神智一清，张口叫道：“救……”

那知，她刚出声，黑衣汉子已经闪到她的身旁，右掌一扬，少女的下巴立即被卸下，底下之话再也叫不出来了！

黑衣汉子对那冷肃的目光倏地转热，双手一阵撕扯之后，在眼前立即出现一具绵羊般的迷人胴体。

黑衣汉子双目尽赤，双掌贪婪的在胴体上面畅游，双唇也贪婪的吸吮舐舐起来，呼吸也为之一浊了！

少女身子受制，欲叫不能，欲死不得，只有泪水能够“货畅其流”，一颗心儿已经充满了怒、恨、惊、慌。

好半晌之后，但见黑衣汉子站起身子，匆匆的脱去衣衫之后，侵入少女的“领空”残暴的硬闯入娇嫩的“桃源胜地”。

那撕裂般的火辣辣的剧疼，立即使少女的冷汗伴着泪水汨汨直流，雪白的肌肤亦不停的颤抖着。

黑衣汉子嘿嘿连笑，无情的摧残这朵温室中的花朵。

良久，良久，他方始志得意满的起身着衣。

少女那雪白的胴体却频添一片腥腥落红了。

泪水仍然在流，不过，神色已成木然了。

黑衣汉子穿妥衣衫之后，立即拔出那柄白森森的匕首，鲜血自少女腰间溅射之际，少女立即醒了过来。

黑衣汉子嘿嘿一笑，手持匕首弯下身子准备要削下少女的人头。

倏听一声冷冰冰的叱声道：“孽畜！”

一道黑影已经疾射至黑衣汉子的背后“命门穴”寸余远处。

黑衣汉子身子一震，惊向右一闪。

“叭！”一声，他的左背赫然被一粒菩提吟珠钉中，只听他怒吼一声，右腕一抖，白光似匹练般向后射去。

来人乃是一名缁衣老尼，她似乎甚为忌憚那道白光，只见她硬生生的刹住身子之际，手中拂尘一扬，疾卷向那道白光。

“恻！”一声，那束贯注内家真气的拂尘她似薄纸般，应声而折，纷纷下坠，立即飘落一地。

黑衣汉子回头一见缁衣老尼，好似耗子遇见猫般，收回匕首之后，身子一晃，疾射而去，迅即消失于墙外。

缁衣老尼长叹一声：“劫，孽缘！”

立即挟起少女朝另一侧驰去。

半个盞茶时间之后，黑衣汉子去而复返，只见他阴阴一笑之后，立即在庄院四周绕行起来。

火光一现，迅即扩散，“劈拍”声中黑前汉子已经带着那个装有十五俱头的黑袋消失于远处了！

* * * * *

时光巨轮平稳的转动着，一晃已经辗碎十五年的光阴。

内庄大善人洪德宜那座华丽的宅院，自从在十五年前被一场无名大火化为平地之后，那十五具无头尸体使它变成一个恐怖的鬼域。

传闻之中，每当日落之后，不但有鬼火飘荡，而且还有叹息及哭泣声音，吓得附近之人自动：“设限”不敢前往。

因此，在十五年后的今天，此地已是杂草丛生，鼠辈横行，野犬也经常来此“住单”“打尖”休息了。

这一天，午后时分，那些颓败倾倒的右侧砖墙远处突然传来辘辘的车轮转动声音，院中的杂草立即一阵晃动。

“沙沙”声响之中，野鼠乱窜，两条正在野合的土犬，慌忙“紧急刹车”抬头望着声音之来处。

只见一位年约十六，七岁，身穿布衫，身材修长的少年驮着一部双轮木板车子，昂头阔步走了过来。

板车上面摆着一张老旧藤椅，椅上靠坐着一位满头散发，一领长衫，年约六旬之老者，但见他翘着二郎腿，眯眼吸着旱烟。

板车刚驶到大门口，突听老者沉声道句：“停！”

少年戛然刹步，双掌按住车前那两根圆木条，将车子保持平稳之后默默的瞧向荒冰的院子。

才绪巍巍颤颤的下车之后，迤自走入院中。

少年却似石人般挺立不动。

只见他的身材甚为修长，那对剑眉配上两颗充满智慧的眼珠，高隆的鼻子和紧闭的双唇，显出坚毅及智慧。

可惜，他的右颊自右眼下方至唇角有一块海棠叶般大小的青黑胎记，若以审美观点而言，至少扣了二十分。

他那身衣衫虽然已补了数处，却洗得甚为干净，

丝毫不受驮车之影响，在贫寒之中，更添一丝骨气。

好半晌之后，只见老者在院中喊道：

“把车驮进来！”

少年不吭声的将那条老旧皮带往顺肩一套，双掌握着车辕，身子一弓，默默的将板车驮入破门，辗过杂草，来到老者之面前。

老者吸口旱烟，道：“此地风水不错，先安顿下来再说。”说完，立即将双眼一闭，专心一意的吞运吐雾了。

少年自车上取下那张藤椅，往老者身后一摆，然后自车上取出一把大斧，朝右肩一扛之后，立即稳步行向大门。

他那步伐仍于咱们今日之“齐步”与“正步”之间，尽管事情再急，他仍是稳步前进，哇操！简直是机器人哩！

不久，对面那片林中立即传出“夺……”的伐木声音。

老者吹完那管烟，精神立即抖擞，只见他掀开车上木箱之箱盖，取出一把两尺长，剑锋已断，通体黝黑之短剑。

只见他蹲在洪家正厅地面上，右臂连挥，那些杂草好似朽草般随着“沙……”声音迅速的倒了下去。

当那少年稳步扛着一株三尺方圆，枝叶已补削得清洁溜溜之树干回来时，正厅那些杂草已被削平了。

老者瞄了树干一眼，颌首道：

“不错！再来三株吧！”

少年将树干放在地上，立即又稳步前去。

老者又在正厅地面上挖大小不一，深浅不一的坑洞之后，一见少年又扛回三株树干，立即又道：“后墙半里远处有片竹林。”

少年会意的将大爷放在车上，取出一把锯子立即朝后院行去。

老者挥动那把断剑行板车及四株树干一周，将那些杂草削平之后，取出火熠子一晃，火光立现。

他手持火熠子匆匆的在远处绕行一阵子之后，四周立即火光冒现，“劈拍”声中，杂草立即助长炎势蔓延起来。

老者坐在椅上，掏出烟袋，悠悠哉哉的吸烟欣赏火景。

黄昏时分，火势逐渐熄灭，白烟鸟袅之中，那些杂草已被烧得清洁溜溜，那些野鼠只好“乔迁大吉”了。

那位少年也扛着一大捆臂粗之长竹，出现在后院墙外，只见他顿了一顿之后，立即又稳步走向正厅。

地面之野草则被烧过，而且还在冒烟，可见热度挺高的，那知，秒年却似麻木般稳步行来，老者瞧得暗暗点头不已！

当少年将那捆长竹放在正厅地面之后，老者问道：“烫不烫？”

少年摇摇头，重又转身离去。

老者起身朝四周远处瞧了数眼，确定没有外人之后，手持断剑走到了那四株树干之旁边干“五马分尸”了。

老者托起树干，好似丢出一粒小石般，一声“轰！”之后，树干奇准无比的站在左上方那个深洞了。

哇操！好准的眼力，好强的腕力！

老者微微一笑，相继托掷片刻之后，那些坑坑洞洞上而已经站着高矮，粗壮不一的树干了。

一间将近二十坪的房子亦已略见轮廓了。

老者满意的点了点头，托起那些被断剑削得方方正正之屋梁。

一阵抛掷之后，它们又各就各位了。

老者走到每根屋柱旁，双掌连挥，双脚猛踩之后，屋柱已，几立不摇了。

老者打开车上的一个木箱，取出一个矩形铁盒，盒盖一开，立见里面摆着一大堆型号不一的钉子。

老者托起铁盒，身子一晃，立即掠到屋顶，只见他取出铆钉，右掌一按，它立即嵌入两柱之接侯处。

长钉再舞，朝屋柱按，立将两柱钉牢。

哇操！以掌代锤，又快又有力，这是什么功夫呀？

只见他在屋枯忙碌一阵子之后，屋柱及屋梁皆已被固定妥当，老者瞧了自己的成果一眼，立即飘了下来！

那少年亦在此进双肩分别一捆长竹稳步走了回来，他瞄了屋柱及屋梁一眼，立即现出讶色。

那讶色一闪即逝，只见他将那两捆长竹放在地上之后，又将锯子摆回车上，抓着一把菜刀又走向后院。

老者征了一下，旋又坐在椅上抽起旱烟。

他尚未抽完那管烟，那少年已经提着一捆干柴，两只清洗干净的大兔子走了回来，他不由激赏的点了点头。

只见那少年将树枝朝地上一架，另取一根木条穿过兔尸，掏出火熠子朝兔尸下方的那堆干柴一触，火光立现。

老者含笑抽完那管烟，走到后院那个已倒塌一角，爬满枯藤之井旁，取出断剑挥动片刻，附近便已经清洁溜溜了。

他探头朝井中瞧了一阵子，取出一个小瓷瓶将瓶

中之药粉完全倒入井中之后，方始重又走回奇房。

他刚坐妥，少年已经手持一只已经烤得香喷喷的烤兔子及一个酒葫芦走到他的身前，他不由微微一笑。

他这一笑，少年受宠若惊的怔了一下之后，方始离去。

别看这名老者已逾六旬，食量可不输年轻人哩，只见他将那只大兔整个的光之后，持着酒葫芦在院中边走边饮着：

时已入秋，夜露渐重，那少年虽然只是穿着一袭布衫长裤，却侧身躺在那两捆长竹上面以肘作枕熟睡着。

老者在院子逛了一阵子之后，瞄了少年一眼，立即四肢大张，斜靠在藤椅上面呼呼睡着了。

* * * * *

翌日寅卯之交，朝阳尚未升起，那少年已经拿起大斧离去，老者也提着一个小圆木桶走到井旁。

他抽出麻绳，将小圆木桶朝井中一放，汲起一桶井水，嗅闻一阵子之后，喃喃自语道：

“早知井水台此甘甜，不该浪费那瓶药！”

他以双掌汲水漱过口及洗过脸之后，走到尽洗屋